

# 壹、鄒族神話樹<sup>1</sup>

## 一、前言

臺東縣延平鄉布農族巒山部落有一處被巨大的榕樹盤據的地方，那些巨榕樹枝繁葉茂之外，延伸的樹枝長成或粗或細的氣根，氣根深扎土地，又讓樹枝不斷延展，乍看其景，樹似乎能走幾步路，因此當地部落居民稱之為「會走路的樹」。（澎湖白沙鄉通梁古榕亦然）筆者多年來進入部落進行神話的調查，也在諸多的文獻中嘗試探索神話真正的意義，巨榕樹盤根錯節、千奇萬狀的形態，以及它能擴張地盤的能力，讓筆者深覺以此形容神話所具有的意義，應該是一種可以嘗試的道路。

神話作為一個民族認識、適應其所生存環境過程的觀察、思維的結果，其實可以視為先民的知識體的一部分。很多人，包括知識份子會對神話表示輕蔑，至少認為這是比較沒有具體功能的物事，然而神話結構主義的大師李維斯陀（Claude Lévi-Strauss）<sup>2</sup>說：

---

<sup>1</sup> 本文為作者 96~98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專案研究計畫（NSC96-2411-H-133-001）成果之一部份。謹對國家科學委員會（現在已經調整為科技部）多年來支持作者從事原住民族口傳文學調查與研究，表達深深謝意。

<sup>2</sup> 李維斯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 1908 年 11 月出生，於 2009 年 10 月間逝世。

神話的話語無非就世界的秩序、實在的本性、人的起源或者人的命運等給我們以教益。人們不能指望神話毫無形而上學的善意；神話不會去營救已瀕臨衰竭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神話讓我們充分了解它們淵源所自的社會，有助於展現這些社會運行的內在動力，昭示信念、習俗和制度存在的理由，而它們的安排乍一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它們使人得以發現人類心靈（esprit）的某些運作模式，它們多少世紀裡亙古不變，在無垠的空間裡普遍流播，因此可以認為它們是根本性的，可以試圖在其他社會裡、心理生活的其他領域裡重又發現它們……我對許多美洲部落神話所作的分析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決不是沒有意義的。（2000，689）

先民對於生存環境的認識、適應模式（mode）及其由心智、身體實踐所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影響其未來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能夠認識、適應生存的環境，尤其是自然的環境，對於先民而言是攸關族群存續的嚴肅議題，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說：

同一祖先族群的苗裔，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不同的命運，他們或者滅絕了，或者返回狩獵—採集的生活型態，或者創建複雜的國家，視環境而定<sup>3</sup>。同樣的，源自同一祖

<sup>3</sup> 不過賈德·戴蒙不否定人類的創造活動的重要性：「要不是人類的創造活動，我們今天還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飲血，像我們兩百五十萬年前的祖先一樣。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發明人才。不過有些環境提供了更多的起步素材，提供了更適合利用新發明的情境。其他的環境則否。」（1998，p. 453）

先族群的澳洲土著，到了佛林特島（Flinders Island）、塔斯馬尼亞島或澳洲東南部，或滅絕，或成為世界上工藝技術最原始的狩獵—採集族群，或建造運河密集經營高產值漁場，視環境而定。（1998，450）

《淮南子》〈原道訓〉一段神話意境的文字可以證實先民對於生存環境意圖探究的心理：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淥，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淮南子》〈原道訓〉是漢族的先民嘗試考察宇宙由原初的世界到漢代國家的形式已經齊全的哲學思維；又如《禮記》〈月令〉，則試圖說明天上界神靈的構成分布，與四季運轉的情形。（栗原圭介，昭和 62 年）顧炎武《日知錄》卷 30 言：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這說明古時候的漢民，很早就依據仰頭看見的天象——星宿運行的位置、形態去建立歲時月令並表達個人的感受；這些原本

為人熟悉的天象，卻在漢民脫離了充滿神話氣氛的早期社會後遺忘了。楊義認為：

以時間呼應天道的思維方式，具有類乎宗教的儀式感和典重感，在古老的時代已經沉積為中國人的精神原型。這種精神原型的生成，意味著中國的時間標示，已經不能看作純粹的數學刻度，它已經隱喻著某種關於宇宙模式的密碼。這種精神原型按照中國人濃郁的歷史意識，以神話歷史化形態，早已儲存在民族必讀經典《尚書》的首篇〈堯典〉中了。那位「光被四表，協和萬邦」的堯帝，命令羲和二氏，畢恭畢敬地尊奉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一神分四身的方式，把四方和四時對應起來，代表著古中國人時間/空間整體性模式的一次經典性規範化。（1998，132）

這是將看似無形的時間現象，藉著四方的極點/暘谷、交趾、昧谷、幽都對應著季節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如此的對應模式是由原始神話逐漸發展而成的時間哲學，其產生的原因就在於先民試圖建立週遭環境的方位、秩序、內涵。這是所有民族在知識初萌時期必然會以其全副的精神從事的思維創造，其目的是要確認物我之間的關係、互動的方式，環境的構成有多少，人類創造的神話就有多少。因此，李維斯陀曾經引用一位他所研究的原住民智者的話「一切神聖的事物都應有其位置」，同時加以演

述其涵義：

人們甚至可以這麼說，使得它們成為神聖的東西就是各有其位，因為如果廢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個秩序就會被摧毀。因此神聖事物由於佔據著分配給它們的位置而有助於維持宇宙的秩序。從外表看來，儀式的繁文縟節可能顯得毫無意思，其實它們可用一種對人們或許可稱為「微調」（micro-perequation）的東西的關切加以解釋：不使任何一個生靈、物品或特徵漏掉，要使它們在某個類別系統中都佔有各自的位置。（1989，12～13）

人類都意圖將存在和出現眼前的事物定位並賦予意涵，這種認知行為產生的結果，在古遠的年代稱為神話，而今則歸入科學求知的範疇。在變遷相對緩慢的部落社會，由神話、禁忌、儀式與規範共構的認知系統，會維繫得較為穩定，部落成員的思維與行為很少逾越其界線，否則就是破壞了大家自古傳承的規矩，這些規矩之所以重要，就是要維持「袖珍宇宙」的秩序與穩定的狀態；同時，要針對許多群體認為神聖的事物進行命名、詮釋，以使部落成員依循這種規範系統思考和行動。這種賦名與解說會自然成為制約部落成員的機制，同時也形成與其他群體相異的標籤或區隔系統。

根據語言學、考古學的證據，台灣的原住民族約在距今 6000

年前陸續進入台灣。<sup>4</sup>其先民渡過海洋、進入島嶼，建立新的據點，必然要嘗試認識、適應生存的環境，民族生命方能綿延不斷，傳續至今。原住民族部落的神話跟土地的關係極其密切，因之擁有豐富的土地神話，而其時間觀念則因部落作息隨順季節的更迭而有變化，其運轉係迴旋遞進的形態 / 隨著時節的變遷而進行日常的作息與神聖的儀式，週而復始，卻非返回原點，而是由古昔而遞降至今。這種孤立運轉的時間觀念，要到 17 世紀中葉荷蘭等外來的殖民勢力進入台灣之後，才有根本的改變。在這樣的時間、空間融攝的情境下，要如何理解原住民族部落的神話內涵、功能，爰提出「神話樹」的方法，並以阿里山鄒族為例。

## 二、神話樹

探討神話的方式眾多，也都能獲致一定的結果，惟在多年以來，筆者接觸自己出身的族群部落，也曾經到布農族、太魯閣族、卑南族、阿美族、排灣族、魯凱族等部落進行過田野工作，發現原住民族對於神話的觀念與已然遠離部落、擁有綿長文字與文獻歷史的民族如漢族有極大的差異。部落人認為神話的真實性、神

---

<sup>4</sup> 語言學者李壬癸（1997：64）認為：「（南島民族）大約距今六千年前由亞洲大陸遷到台灣。也有可能是分批來的。時間相當長，最早一批約在六千年前，到台灣之後大都集中在中南部區域，北部也有，東部沒有那麼早。最晚到台灣地區的是雅美族，這個民族的語言與菲律賓巴丹群島語言非常接近，彼此之間仍可溝通，可見分化的年代相當晚近，大約只在數百年前。」

聖性與可以實踐的程度很高，它們不僅是口頭的或文字上的散體敘述，也跟部落的的現實生活有直接而密切的關聯（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7）。基於這樣的理解，於是嘗試跨越不同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以民族整體的神話作為分析的對象，以「樹」的概念安置每一個神話主題（thesis）、情節（motif），觀察其形態，嘗試理解族群或部落如何看待、應用神話在儀式、觀念與禁忌等相互間有複雜牽涉的事項。

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 1893~1953）曾經在 1955 年出版的《文化樹》提到其所謂「文化樹」的概念：文化不僅是有一根主幹的進化樹，而是像熱帶的榕樹，擁有各種枝杈交疊的不定根和氣生根；儘管文化演進的過程有傳播、假借和分歧等多種方式，但是依然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源流中。（參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2002，恩楷。）本文所稱「神話樹」有多重視角：一是民族整體神話情節內容組成的方式 / 某一群體擁有的神話內涵特質；一般而言，神話關注的大體相似，但是有些群體所擁有的神話內容在某種部分會特別豐富，或者特別稀少，甚至完全沒有，那肯定有地緣環境、歷史經驗的關係；譬如蘭嶼島上的雅美族，她擁有極為豐富的海洋及其生物的故事情節，卻極端缺乏高山、溪流的故事內涵，同時其情節特色跟台灣的原住民族有很大的差異，這是地緣環境以及其歷史文化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二是神話與文化牽涉交融的形態 / 神話與文化各種層面的互動關係，譬如排灣族五年祭（Maleveq）與神話的關聯。排灣族認為其祖先之靈就在大武山，每五年祖先之靈會赴子孫的部落探視，此時族人即行

五年祭以迎接之；儀式與神話在部落集體的運轉過程是相互支撐的，儀式由此而獲致神聖與靈力的加持，而神話也因此而確認其詮釋與佐證的功能；三是部落敘述神話的模式；每一個群體都有一套敘述其神話的架構、程序，譬如原住民族講述神話的內涵的程序大體是：人類誕生 / 黃金年代 / 射日（月） / 洪水 / 避水 / 取火 / 水退 / 建立部落：神定居地 / 犬或豹覓得居地 / 文化創造：神靈系統 / 文面 / 獵首 / 作物取得 / 生產方式 / 制度形成 / 儀式創造 / 歌謠創作 / 四邊之地之民：巨人族 / 食人族 / 矮人族 / 地下人 / 歸宿之地。（巴蘇亞·博伊哲努，2007）四是神話意圖描述的空間世界；神話意圖說明的物質空間通常侷限在其熟悉與相關生存環境範疇之內，而在心靈層面所能涵蓋的則更為遼遠，其所張羅配置涵蓋宇宙天地間思維所及之處，自天地何以分離懸絕、日月星辰運轉、神靈鬼怪居處、四方各類人種物種以及巫術神蹟的奇幻等，再配置於時間不斷的流轉中，其所呈現的是極其龐雜的敘述系統。

因之，「神話樹」是對於一個民族古老神話的現代理解與重建，也是追溯、探索、彌補與組合過程。吾人可以嘗試想像某一民族由遙遠的古代，在一種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事遭遇中，因為實質與心靈的需要而逐漸創造、增補、刪除（或遺忘）與修正其內部不斷流傳的神話。這是民族生命與神話一同生長的清晰脈絡。神話也可以想像成一個生命由誕生（人類起源）、成長（狂暴歲月——洪水、射日等）、成家（建立部落）、立業（創造或發明文化）、衰病（遭遇疾病、攻伐等）、死亡（群體遷徙、遭到同化）的過程。

還可以直接將民族神話的發展視作一棵樹由種籽萌芽、茁壯，乃而至成為頂天立地的巨樹。樹籽成熟落地之後，也許被樹葉、土壤覆蓋（混沌），接著萌芽的時節到了，雨水、陽光出現（開天闢地），它就伸長枝芽探出地面，也將細根伸入土裡，吸取滋養（起源）。它會遭遇氣候如酷暑、暴雨、閃電、嚴寒的襲擊，或者昆蟲、禽獸的殘害（洪水、射日），但是經歷時間的考驗，終於有一棵熬得過的幼株，它會逐漸長出粗大的樹幹，並開枝散葉（各類神話的主題與情節，包括文化習俗起源、四方地域與人種、穀物來源等），成為根、幹、枝、葉齊全的巨樹（形成一個民族整體的神話體系）。巨樹的氣根與果實落地的延伸或擴展，象徵神話隨著民族足跡的移動或力量的擴散；而其樹體的萎縮、枯乾，象徵民族生存範圍的退縮或民族生命的死亡（滅絕或同化）。

### 三、鄒族神話傳說的內涵

阿里山鄒族部落成員思維中的時間與空間，在神話內涵的表述中可以尋繹其鋪陳的型態，擔負神話講述的耆老在一次次的追溯過程中，藉由神靈、英雄與特殊事件的串聯，建立起一處處的 *teova* 山屋<sup>5</sup>，提供部落的子裔歸回祖先依據智慮與經驗所設想的

<sup>5</sup> 此處原使用「驛站」，但與鄒族文化經驗過於疏遠，所以改為 *teova* 山屋。山屋亦有稱獵屋者，但是比較狹義的用法，田野、路途、獵區中可供暫時休息小屋，均可稱 *teova*，*teova* 屬於某些個人、家，但是必要時，亦可容許他人暫棲。昔日長途征伐、狩獵，路途上的 *teova* 就可提供休息，以便行走更遠。取其中繼、持續之意。

氛域——由時間、空間與習俗、觀念凝聚而成的領域。部落講述故事並不像現在的研究者將口述資料分解成一則一則的故事單位，在正常的狀態——時間、環境允許的狀況下，長者都會講述「一個段落」或集合著長串的故事體系（cono etoyangza）。<sup>6</sup>（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7）阿里山鄒族部落最常見的故事敘述主題與內容梗概如下<sup>7</sup>：

### pnaa na hie no yoifo 巫師射日

很久以前天空是很低的，太陽和月亮的光熱非常炎熱。月亮是男的，而太陽是女的；月亮的光熱比太陽的光線還更強烈。人們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還敢背著木板出門；等月亮升起來的時候，大家只好躲在家裡，伏臥在床上喘息，這樣日夜不分，夫妻也不能親近，只有等候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匆匆的交合。有一天，yoifo（巫師）說：「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我們會絕種，乾脆殺死月亮。」於是他就帶著弓箭去射月亮。箭正好射中月亮的肚子，它的血滴落到地上，大地的顏色都改變了；現在在山中看見的紅色石頭，就是當時月亮的血染成的。從那時候開始，月亮的光熱就減去，它的肚子也出現了箭射中之後的黑色痕跡。當時月亮被射中之後，太陽、月亮都不敢升起來，使世界成為一片黑暗；yoifo 便砍伐了山中的樹木，燃燒用以照亮黑暗的大地。等

<sup>6</sup> 根據筆者過去的田野經驗，耆老（族群間的差異不大）講述故事會由最古老的部分講起，然後依據其認定或熟悉的時序、段落逐次敘述；如果環境允許，他們可以由古而今依序講述；這跟漢族與西方社會以一則故事為單元的敘述方式有差異。

<sup>7</sup> 本文僅以鄒族部落長者最常被講述的神話故事作為例子。

到樹木砍伐完了，只好拆毀房屋，劈開木臼，當作木柴燒，大家都非常煩惱。有一天，太陽在東邊稍稍升起，但是又很快的落回東邊；以後它又每天上升一點點，總算升到天空中央。以後它又上升，到了天空中央，稍微斜向西邊，便突然落向西方，當天晚上，便有鎌刀形狀的月亮在西邊的天空照耀著；從此以後，太陽從東方升起，而降落於西邊；太陽落下之後，月亮就接著出現。從前的月亮是經常滿盈的，現在要等一個月才能看見它原來的面貌。

### nivnu 創造女神與 soesoha 破壞之神

在古遠的年代，創造女神 nivnu 降臨於玉山，搖動楓樹，樹果樹葉掉落，成為人類 cou 的祖先（或由天神或創造女神於土中播植人種，人由土中長出，成為人類的祖先）<sup>8</sup>，人的生命由此開始，而逆神（或毀滅神）soesoha 作法，讓人類的壽命 ngsou 終有完結的期限 la noc'xhi ta mo maciichi。創造女神跨足於群山之上<sup>9</sup>，為人類界定居住的領域 teela yoni ta yatatiskova，用腳踩踏，使西部成

<sup>8</sup> 鄒族（尤以特富野大社為然）今日對於 nivnu 神的印象已經不再深刻，祂也不再是鄒族任何儀式所祭祀、禱求的神靈。鄒族人類起源有神靈搖動楓樹、神靈播種於土地兩種說法，有說是 nivnu 所為，亦有說是 hamo 所做；hamo 居住天界 pepe，在 mayasvi 時由戰神 iafafeoi 隨扈而自聖樹 yono（雀榕）降下，再由與祭男眾歌舞迎入 kuba，以行團結祭、男嬰初登會所禮、歷史頌 tu'e 及成年禮等，因之，族人對於 hamo 神的形象、職能與庇佑功能，以及其具體存在，猶能言之鑿鑿。

<sup>9</sup> 衛惠林等《臺灣省通志稿·同胄志·曹族篇》：「ninevu(nivnu) 神有巨大無己之神體；一足踏在圖富雅社後山上，另一足踏在達邦後山上，走一步可以跨到公田 a'atsi (a'acai)。今圖富雅、達邦及公田之頂山均為 ninevu 神之足跡。西部平原與曹族住地一樣，亦有山有谷（曹族認為：ninevu 神創造世界之初，大地全為起伏之陸谷）；經 ninevu 神走過，山崩填谷，始變為今日之平地。」（p197）鄒族人相信居住領域高山均有 nivnu 曾經踩踏的足跡（阿里山公路石桌山頂，原即有足印的石板，據說後遭入墾漢民擊破），據說其印留於石頭的足跡類小孩所有，與其巨大身軀難以相稱。族人亦傳公田山白玉石 kaceo，就是 nivnu 神巡遊時所遺留。

為平原 poneo，而東方為崇山峻嶺的地形，並且教導人類建造房屋 emoo、狩獵 e'ohx、種植粟米 ton'u 與釀酒 meemi<sup>10</sup>，之後即離開人間<sup>11</sup>。

soesoha 是 nivnu 的跟隨者 le fifiho，喜模仿、作惡，卻又笨拙，時常跟在 nivnu 之後，想學著 nivnu 的作為，卻總以失敗、肇禍收場。據說人類原本可以如 psoseongana（今阿里山）的檜木般長壽（足徵鄒族早知檜木生長之長），只要 nivnu 作法 teai，即可再生，直到第五次死亡，才會真正死去。有一次，有一人死亡，此時 nivnu 正好遠行，難以作法，於是 soesoha 模仿 nivnu 以往的作法方式，祂卻笨到難以記住細節，只好胡亂作法，竟讓這第一次死的人無法再生，即使 nivnu 回來想作法救回，還是難以挽回，從此所有人死了一次，就再也難以復生。

有一次，nivnu 取了獸毛（或是幾粒粟），放入陶鍋，念了咒語，再轉身幾圈，打開陶鍋，鍋裡就有鮮美的肉食（或飯食）。Soesoha 又模仿 nivnu 的作法，同樣將咒語說錯、步驟弄亂，一打開陶鍋，鍋內是滿滿的臭狗屎。

nivnu 與 soesoha 同行，經過河道，暫停在「有佛古大拿」（地名）河水交會的地方，在那裡洗頭，當 nivnu 洗頭的時候，河面漂浮著許多木槲草的花朵；等到 soesoha 洗頭的時候，河面卻漂浮著豬糞。她們又一起走著。soesoha 對 nivnu 說：「我要幫你找個丈

<sup>10</sup> 據說 nivnu 曾叮嚀鄒族人：以後你們要 meemi 釀酒、topeohx 奠酒的時候，務必要祈求 iafafeoi 和我。（董同龢 1964）

<sup>11</sup> 據說 nivnu 完成該做的事之後，要離開人間，祂找到刺竹 e'otx，彎曲竹身，藉著竹梢彈回天界，再也沒回到人世間。

夫。」於是 nivnu 就隨著 soesoha 走著；但是 soesoha 為祂找到的丈夫是只有頭顱的怪物。nivnu 便對只有頭顱的怪物說：「我要出去汲水，你把所有的門窗都關緊吧！」她走出門後，向屋內說：「你能從縫隙裡看到外面嗎？」裡面的怪物回答：「我看不到外面的東西！」這時候 nivnu 趕緊拔腿就跑。跑了一段時間，她聽見後面似乎有追趕的聲響，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個怪物追來了，（她加快腳步）沒想到那個怪物竟陷入地縫裡，並且掙脫不得。nivnu 跑過來看看，那個怪物說：「雖然我陷在地縫裡出不來，我要變成茅草，在你們工作的時候劃破你們的身體。」nivnu 就離開了。

後來 nivnu 與 soesoha 又相遇了，soesoha 挖了洞穴，抓住 nivnu 的雙手推入洞裡，再用石板蓋住。nivnu 只好呼叫老鼠把石板周圍的泥土挖開，等挖通了洞穴後，老鼠將尾巴垂到洞裡，nivnu 才能抓住鼠尾爬出洞裡。

沒有多久，nivnu 和 soesoha 又相見了，二個人走了很長的路，nivnu 感到疲倦極了，他們便在草地上休息，而 soesoha 卻又悄悄的走了。nivnu 發現 soesoha 又走了，感覺非常孤單，便說：「家園前刺竹的末稍，你趕緊伸展過來吧！」沒多久，果真有刺竹末稍伸展到她面前，她就藉著刺竹末稍很快就彈回到她的居處。nivnu 曾經告訴特富野族人：你們要牢牢記住我所教導的一切事物，這樣才能生活得很好。從那時起，（特富野）部落的人再也看不見祂了。

## ba'e ton'u 粟神

古時候，ba'e ton'u 粟女神以 hiyoyapo 種粟親自授予鄒族的祖先，教以耕種的方法，並且叮嚀：在播種和收穫時必要祭拜我，我將使你們永遠不至於匱乏。當時一棵粟可以結穗五次，五粒粟米就可以裝滿飯鍋。後來族人怠惰，屢犯禁忌 peisia，最後竟廢棄祭祀粟女神的 meesi 儀式，此時，田間及倉中的粟米一齊飛走，僅留一穗，族人取以種植，惟僅能結穗一次即枯死，炊煮僅能稍微膨脹。自此，族人才又以謹慎虔誠的態度從事 miyapo 播種祭與 homeyaya 收穫祭。

從前鄒族要祭祀粟女神的時候，有許多要遵守的禁忌，同時也特別要求安靜，絕對不能發出任何一點聲響，否則那是會冒犯粟女神的，對她不敬，輕則受到一些懲罰，重則也許會遭到不測。人們在粟女神將來的凌晨時分，個個肅穆沈靜，主祭的長老固然抿嘴低視，與祭的人動作起來也是小心翼翼的。對於不易約束的狗，也不予喝斥，只是以竹製小弓，搭上軟箭輕射驅走而已。

有一回又到了要祭祀粟女神的時候，這場稱 homeyaya 的祭典，要準備粟女神最喜歡的松鼠肉（那是她眼中的山豬肉）和其他的供物，粟女神會在夜裡極寧靜的時分，由塔山前來。那天夜裡大家都在祭粟倉等待，等了許久，正當女神要走進祭倉的時候（眾人是看不見的，只有主祭的長老才見著，巫師也見得著），卻有一隻狗也由外走進祭粟倉，其中一個男子查覺，靜悄悄取出小竹弓和軟箭，瞄準狗身射去；那枝軟箭射中狗身之後，卻滑跳而飛向另一方，不偏不倚的射中了剛入祭倉粟女神的一隻眼睛。

女神突然受到這樣的冒犯，也不願再留下享用人們為她準備的豐盛祭品，先讓射出箭的男子昏迷了，再把他的靈魂帶走。走到塔山時候，粟女神叮囑同行者：「把這個人帶到這裡就可以了，因為他雖然冒犯了我，但並不是存心的，帶他來只是讓他受一點懲罰，我還是要讓他回去的。」粟女神一行就停留在塔山入口處不遠的位置。等到要進食了，粟女神看見同行者要拿鬼神們所食用的「瑪尼發那」給這個人吃，便阻攔著，說道：「這種東西還不能拿給他吃，因為他跟我們還不一樣。」因為此人僅係昏迷，並未死亡，故不能真正進入塔山，也不能食用鬼神們的食物，在塔山停留了一段時間，粟女神就派同行者送他回去。在走回社的時候，經過離特富野不遠的「祝阿那」時必須要涉水，要涉越的溪裡有許多魚，護送他回社的神差們看見魚都驚叫著「蛇！蛇！蛇！」，而且急急忙忙上岸。當時天下著大雨，他折取蕉葉避雨，回到祭粟倉。眾人見他神志又恢復清醒，便忙著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就把所遭遇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大家，並且告誡往後迎接、祭拜粟女神時一定要肅靜、虔誠，才不會受到懲罰。

### ne mosola etpx'e hpxpxngx 洪水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有一條 *tungeoza* 鱘魚橫臥溪中，導致洪水氾濫，大水淹沒大地 *etpx e hpxhpxngx*，人類只好逃到 *patungkuonx* 玉山，鳥獸也躲到山上。所有動物都 *ma'meongx* 害怕人類，遠遠的躲著，只有猴子會靠近人。水勢越來越大，即將要淹到山頂，有一隻螃蟹過來，向人要了一份禮物（女人的陰毛）後，

到水裡用螯夾住鰻魚的肚臍，鰻魚忍不住痛而轉身，洪水就慢慢退去。

當人類居住在玉山的時候，沒有粟米和蕃薯 *fue* 可以吃，看看經過的野獸是否肥美，就宰來吃，當時就這樣過日子。人類避居玉山的時候，火種 *puzu* 熄滅，於是派遣 *kiuisi* 鳥尋找火種，*kiuisi* 雖然找來火種，但是因為飛行速度太慢，火燒其嘴，*kiuisi* 不能忍痛而放棄；後來又派 *uhngu*（高山麻雀）取火，牠順利帶回火種，從此人類才又有火。

當時人們因為躲避洪水而逃到玉山。漫長的時日中，忽然有人提議要唱祭歌 *pasu meesi*，讓天神喜悅，大家開始唱了，發現歌聲實在不好聽，怎麼能取悅神靈？有人說讓我們殺一隻狗圍著牠唱，是不是會讓我們的歌好聽一些？眾人們同意了。於是殺了一隻狗，擺在眾人之間，大家牽手唱歌。感覺上祭歌唱得好一些了，但是還不是很好。有人提議，如果殺猴子，我們的祭歌是不是會更好一些。眾人同意了，果真殺了旁邊的一隻猴子。大家再度牽手唱祭歌，發現歌聲好了一些，但是大家仍覺得有缺憾。有人說如果能殺一個人，歌聲是否會再更好呢？這時候大家互相看著，不知道如何回答這種話。剛好這時候有一個 *kuici oko* 頑劣的或殘疾的小孩經過，有人竟然抓住他、砍下他的頭，擺在眾人之間，在這種驚恐、猶豫的情境下，大家竟然唱出最動聽的歌聲，眾人確認這就是天神喜歡的。從此有了神聖的祭歌。

洪水時人們都聚集在 *patungkuonx* 玉山山頂，等洪水退去，他們都分別下山。當時 *maya*「瑪雅」（族名）、*angmu*「紅毛」（西

洋人或荷蘭人），sbukunu「斯布昆」（布農族一支）和鄒族要分離的時候，取出一隻弓，瑪雅人取了弓身的首端，紅毛人取了弓身的尾端；斯布昆人取中央靠尾端的部位，而鄒人則取中央靠首端的部位。瑪雅和紅毛人下到平原去，鄒人和斯布昆人則暫居於「巴頓郭努」山。鄒族人後來就逐漸遷移到陳有蘭溪、清水溪、曾文溪、楠梓仙溪與荖濃溪了。

### mayasvi 祭儀之創造

瑪雅斯比 mayasvi 祭典中佔重要地位的祭歌，相傳是在洪水時期人類避水玉山所製作，亦有說係自瀑布下習得；至於相關祭典儀式與祭祀物品，則部落口碑謂：從前有一個人，帶著孩子到河裡網魚，他撈到一條很大的魚，便讓孩子守著魚，他自己又去網魚。不久他又撈得一條大魚，便再把魚拿到孩子那兒，卻發現孩子失蹤了。他到處找，卻都找不到；他也始終想不透孩子怎麼會失蹤的。後來在家中他常常一面想，一面拍自己的頭，使他頭上的頭髮都掉光了。過了多年，他正跟眾人坐在男子會所中，忽然一塊圓石從天穿破會所的屋頂，不久又有矛從天降下，接著男子所佩的腕鐲也降下了，山豬頭也跟著降下，最後，以前失蹤的孩子也降下，立在堂上，他跟眾人說：「以前失蹤的孩子就是我。」眾人問他：「你怎麼能到天上去呢？」他回答：「他們用裝有斯尼馬酒的杓子指向我，我抓住它，便被他們拉到天上去了。我在天上停留了五年，跟天上的神住在一起，也跟他們學習了許多事。後來天上的神明告訴我：『你要回到你父母那裡，你原本就不是

天上的人，讓我告訴你怎麼回去。』天上的人就讓我回來，並且交待我要好好的教導大家學習如何 mayasvi。」

回到地上之後，他就教導人們祭儀；又教導大家編製竹筐、竹簍。大家就集中在一起，彼此間相互學習，有很多人都學得這些技術，並且相互叮嚀著，要牢記天上的神明傳下來的技術，還要從幼兒就開始傳授，好讓他們也能早早嫻熟所有的技能。他們感到很高興。接著大家又進一步想著，要怎麼做才能使大家過得更好？他們想到從事耕作應該可以讓大家過得更好，於是便一起種植粟、米、甘薯、芋頭等作物，這樣大家就有很好的食物可以享用了。

### p'ani namicu mcoi 供食死者

從前有一戶人家，他們到田裡工作，晚上回來發現 soango（前一餐留下來的菜肴）總是被吃掉了。他們想不出是誰會來吃，後來派一個人躲藏在月桃蓆下，看看是誰來吃。等到太陽已經升起，藏身的人忽然看見土地開始翻起，有個早已死去的人爬出來，把他們所留下的東西吃掉。那個人躲在月桃草蓆下看得毛骨悚然，便悄悄的開門逃跑。沒想到那由地底下爬出來吃東西的人發現有人逃走，便在後面緊緊追趕，請他務必留步；他停止逃跑，那人跟他說：「以後家裡有人死去了，應該按照他們年紀，給他們一定時間的酒肉飯菜，等時間滿了，才可以驅走他們離去。如果不供食，那會使人餓得難受。我要離開了，不會再回來吃東西，但是你一定要轉告所有的人。」說完了就不見蹤影。從此以後，族

人在親人死去後，一定祭祀一些酒肉飯菜，讓他們吃飽之後，才舉行驅走他們亡魂的儀式。

### p'eac'a na hosa ho kuba 建立部落與會所

洪水退去，聚居玉山的人都要下山，瑪雅 maaya 人與紅毛 angmu 人、斯布昆努 sbukunu 人要與鄒族分別，分別時取一把弓，maaya 取柄，angmu 取其端，sbukunu 與 cou 分別取中間一段。鄒族人走下玉山後，各個氏族分別沿著陳有蘭溪 himeu ci chumu、清水溪、楠梓仙溪 yamasiana、荖濃溪 fozu ci chumu 溪谷遷移，各自建立男子會所。

nia hosa 氏族離玉山後，先到鹿窟山附近的 ha'vuha'vu，然後就遷到特富野 tfuya。後來，nia hosa 氏族邀請居住在特富野對面 ayungu 地的 yatauyongana 氏族加入部落，奠定部落發展的基礎。後來 toskx 與 yaiskana 氏族自 yiskiyana；tuthusana 與 yavaiyaana 氏族自 ha'vuha'vu 遷來，特富野部落遂成為各氏族的共同住地。

nia hosa 氏族曾經長期擔任特富野部落的主人 la letatayazooyi，後來因為仗著人多勢眾，行為殘暴 na'no pak'i，時常藉故焚燒 phomeo 其他氏族的獵場 hupa；讓部落的青年 bua fuzu（口銜竹刀，扮演山豬互攻）的行動，導致不少青年重傷而死；播種祭進行豆花儀式 mee fo'na 時，也曾發生少女受辱而偕同姊妹投崖自盡的悲劇。此時部落的 vayayana 氏族出生一位身強力壯又有膽識的男子長毛公 ak'e yam'um'a，其勇武懾服 nia hosa 的部眾，於是拱手將部落的領導權讓給 vayayana 家族。長毛公之後三代絕嗣，

乃以同氏族 *kautuana* 亞氏族之子 *yaipuku* 為養子，繼任部落首長 *peongsi*；自此爾後，特富野部落即由此家族成員擔任 *peonsi*，而該家族亦因此而被稱為 *peongsi* 氏族。*yaipuku* 擔任 *peongsi* 的時期，偕同被稱 *meyaesi*（善吃者）的 *muknana* 氏族人 *yapasuyongx*，率領族人兩次重挫北方的 *imucu* 部落，並擴展土地至 *veiyo* 一帶；後復用兵於南方的 *takupuyanx* 族群，迫其求和，此為特富野最強盛、據地最廣的時期。對於陳有蘭流域的征伐，驅走原居該區的 *mumucu* 族群，並建立新部落 *luhtu* 魯富督大社，亦為該時期的重要發展。

### *yane mx'eona* 地下人

據說，昔日在玉山時，尚無粟米，僅以獸肉為食物 *c'o onou no fou*。一日，有人在山中見巨大的山芋 *ucei*，拔出時，有洞穴，人進入洞穴後，見有人進食，惟不吃飯而吸湯氣 *oapahu*，族人詢問所吃何物，該人回答是粟米飯，族人即討取少許，返回地上，族人從此方有粟米可吃。整個粟祭（包括新春的播種祭及秋天的收穫祭）在鄒族部落是最為重要的儀式。

### *hohcxbx* 塔山（歸宿之地）

在部落稍偏北的西方，塔山 *hohcxbx* 以其險峻壯觀的斷崖與難以攀爬的地勢，成為族人傳統觀念中神靈如粟女神及許多不知其名的神所居住的地方，故塔山亦有「神靈的會所」*kuba no*

mahihicu 的別稱。塔山也是人死後靈魂歸去的地方。據傳過去曾有痴情的女子，因為思念病死的情人，每日唱著他們過去相聚時的歌，死去的情人忽然出現，帶她到塔山，那裡有一扇門 pingisi，進入之後，也有和部落相似的人家。這一對愛侶在那裡恩愛的生活，生下孩子的時候，還攜全家返回部落，夫婿帶著酒作為禮物，人們只見竹酒筒似乎自行移動，他們的嬰孩在母親的懷中看起來非常健康活潑，外婆一抱到懷中，卻變成樹根 misi no evi 或茅草的根 thxcx，母親接回來，又變成一個嬰孩。女子有一次再回部落，告訴家人：如果看見塔山上入口處上方掛起我穿的衣服 yusu no mi'iyei，就是我自己已經死了。過了一段時間，家人果然看見入口處掛起女子的衣服。後來衣服便成白色的石頭。

曾有一獵人在塔山附近追獵一隻山羊時，山羊逃至塔山一處洞穴而失去蹤跡，獵人亦隨而進入洞穴，穴道中遇見一人，要獵人閉上眼睛，閉上眼睛後就看見巨大的房屋，其中有人殷勤接待。該家中有一年輕女子，嫁給獵人。幾天後，獵人出獵，狗見蛇就會追逐，看到野獸反而不追，所以毫無所獲；返家後，妻子告訴他，你所見到的蛇就是鹿。次日，獵人再度出獵，見到蛇就射出箭，蛇被射中，忽然就變成鹿。過了一段時間，獵人思念部落的親友，與妻子暫別時，妻子說五日之後會迎接。獵人回到部落五日，妻子並未迎接他。等分手的第五年，獵人忽然死去。他的妻子迎接他回去了。後來人們才知人間的五年是靈界的五日。

## yane mx'eona 巨人洞

就在塔山附近，有幾處又寬又深的洞穴，據說是一個巨人 **belku** 曾經居住的地方。這位巨人小時候原本很矮小，他的母親突發奇想，認為豬鬮割後會長得很大，就鬮割這個孩子，孩子果然長得很高大，甚至高大到無法住在家中，而尋找洞穴棲身。走在林間，他的頭尚在檜木之上。打獵時，兩腳跨越溪谷，用力搖撼兩岸的叢林，野獸逃出，他就用兩掌擊殺。由於身體變得很巨大後，做許多事都感到不便，於是他開始怨恨母親，後來竟然在母親送飯來時殺死她。後來他年老體弱，有一百隻熊一起攻擊並且吃掉他，據說這洞穴就是千人洞。

## fkuu 昴星

**fkuu** 昴星出現東方天空，大社即開始進行 **mayasvi** 祭典儀式。曾有部落男子六人（或說十人）及犬一隻（或說兩隻）於祭儀前入山狩獵，歸社時祭儀已經結束，狩獵者因犯下禁忌，無法參加 **mayasvi**，便在社外自行 **mayasvi**，這時候忽然有一塊木板下降，將他們承載其上，於是他們隨著木板升上天空，成為天上的昴星 **fkuu**，於是族人見昴星則知祭儀應當舉行<sup>12</sup>。

---

<sup>12</sup> 幾位狩獵者已經誤了部落祭儀時間，無法返回參與祭典，卻在部落外自行 **mayasvi**，更觸犯嚴重禁忌，因此遭受如此的懲罰，被帶到天上，成為族人觸犯戒律禁忌的警惕。

## mav'ov'o ci yatatiskova 四方空間與人種

在鄒族的觀念中，玉山的東方的平野，居住一支稱作 maitayasu（應為魯凱族 mateyasan 社）及 meefucu（其意為專以袋盛物（之人））的矮人居住。此族矮人喜奪取他族婦女與孩童。有一位在山田裡工作的懷孕婦人被 meefutsu 擄走。這位婦人被帶走時，沿途不停的折斷細小的樹枝 tibkocx to ma'e'ehiti，到 meefucu 的部落後，她產下一個男孩。男孩長大後，婦人將被擄的故事告訴他，並且準備逃回家園。經過一番艱苦與危險的過程，母子終於回到家園。另一與 mefucu 有關的口傳故事為一孕婦爬上楓樹採嫩葉 yuvahi ci hxngx 時，meefucu 要來抓她，她由樹上跳下，奮力逃跑，meefucu 在後面緊追不捨，孕婦跳過幾道溝渠，終於擺脫。據說她懷的孩子後來成為部落的 peongsi 領袖或 yuozomx 征帥。族人對於 meefucu 一向頗為懼怕，尤其兒童，若兒童啼哭不止，則父母往往斥責，說：再哭就把你放在門口，讓 meefucu 帶走。孩子一聽到，哭聲通常立即停止。

就在 mefucu 居住地方的對岸，有一食人族，稱為 kayubuyuana，其人種身材高大，膚色黑；傳說曾有一鄒族婦人被逮（亦有說法係嫁至該族），該族人因其有孕在身，故並未立即殺她。產下孩子後，她處處小心，因此到了孩子已經走路，仍安然無事。有一天家中長者囑她到田地挖些地瓜，她雖然感到不妥，卻不敢違背。回來時，家人對她說：我們已經吃了。你的那一份在竹筐裡。她過去一看，原來就是她自己的孩子。隨後她就趁機逃，族人才知這個族群有吃人的習俗。

矮人 sayucu 在鄒族的部落亦有傳聞；據傳此族人所居位玉山 patungkuonx 北方，住洞穴中，身體矮小，爬上樹豆 fo'na 莖枝，莖枝亦不折斷。善用刀槍，臂力甚強。曾與邵族 suatano or svatanx 交戰（或說與布農族丹番），後不知所往，已經很久未曾看見。族人相信，這種矮人非常靈活，能隱匿在人影下；他們也很喜歡偷東西作怪，如果有幾個人分配物品，原本分配的物品應該是夠的，如果分到最後竟然不夠，大家都認為那就是 sayucu 已經偷走了。

### fkoi 蛇圖騰 / 蛇起源

婦人在工作時常聽到蛇叫的聲音，一回她很仔細聽蛇的叫聲，不久就有一個男孩出現；婦人問不出是誰家的孩子，就帶著他回去。孩子長大後，擅於狩獵，總會帶很多獵物回來。後來養母發現孩子，走在路上，常會捉些青蛙吃；有一次還發現他進入洞穴，洞穴外留下一段蛇尾。有一天，一條很粗大的蛇靠近養子，並且用舌頭舔他，舔過的地方就變成蛇身。接著，兩條蛇就一同離開了。

又有一婦人與一男子同住，一回她打掃屋子，將地上的小蛇也掃走了，男人責問她為什麼將孩子也掃掉了，婦人覺得很奇怪，但又不好去問。一天，男人要出門，交代她千萬不可以打開屋內一個木匣子，因為老祖父在那兒睡覺。男人走了之後，婦人感到好奇，於是偷偷打開，原來木匣子內有一條很粗的蛇蜷伏在那裡。她趕緊關上木匣子，這時婦人害怕極了，於是跑到 taungayx 神那

裡去，將所看見的事告訴祂。這時候 taungayx 運用法術，招集所有的蛇類，並且用手杖擊打地上，地上就有一團大火，將蛇全燒死了，僅有一條逃走沒被燒死，這就是現在還有蛇的原因。現在的蛇尾巴都像被火燒焦似的，就是 taungayx 神燒蛇時留下的痕跡。

### oazmx 占卜鳥

古時有一孤兒，發明槍，用槍刺殺野獸，較前便捷（亦有說法言該人擅長狩獵）。至晚年，身體孱弱，無法上山狩獵，便告訴族人：我死後會變成 oazmx 鳥，你們以後狩獵時只要留意這種鳥的叫聲，就可以有很多的獵獲。他死了之後，身體一塊塊變成 oazmx 鳥飛走了。

### tampuyangx 凶鳥

鄒族人認為 tampuyangx 鳥為一種凶鳥，叫聲像眼鏡蛇 kenfafo'oha 一般，常在夜間出現，見到的人往往會遭遇不幸。

從前每到夜晚，tampuyangx 鳥便會飛來飛去。有一個住在 imucu 社的 tapangx 氏族人用河邊的莓果為餌而作圈套。不久他套到一隻 tampuyangx 鳥。他把這隻鳥取下帶回家，牠還是活的，但是家人看見牠的模樣時感覺有些不對勁，因為從牠頭上長出一根很長的毛，所以並沒有殺死牠。到了夜晚，外頭有許多 tampuyangx 鳥，又在空中飛來飛去，也不停叫著，那隻被捉到的 tampuyangx 鳥也在房內呼應的叫著。（他們才知道所捉的是 tampuyangx 鳥），

便把牠放走了。後來這家人統統生病死了，只有一個婦女倖免，而且不久她生下一名男孩。這名男孩由 imucu 社的 tuthusana 氏族所收養。等到孩子長大了，tuthusana 氏族的人為他成家，慢慢的他們的人口也逐漸增多。

### ma'mumamco 怪獸

山中尚有稱作 ma'mumamco 的怪獸，據說專吃人眼睛 mco，居於險峻的岩石地形；此物與 tampuyangx 鳥，族人似並未有親睹者，惟確實存在於輾轉相傳的口述中，且引以為具體的觀念與禁忌。

### kuui 鴉

從前有一戶人家，父母要出門到別地方參加一場宴會，留下孩子們在家裡；臨走前母親再三叮嚀孩子，假如聽到家四週發出「咕伊！咕伊！咕伊！」的聲音，千萬不可模仿，免得牠們害人；到了傍晚，咕伊不停叫著；開始時孩子們還聽著父母的叮嚀，不去學著叫，後來那樣的聲音都沒有停過，孩子們不知不覺也忘了父母叮嚀的事便學著「咕伊！咕伊！咕伊！」的叫著；原本在家四週發聲的鬼怪就襲擊這些孩子們，並把其中一個人剝成肉塊放置一堆；就在這個時候，外出的父母回來，那種發出「咕伊！」聲音的鬼怪身體又圓又大，父親一進屋便取來矛槍刺殺牠，並且用腰刀也把牠剝成一塊塊的肉骨，每剝一塊，每一塊肉便化成鳥，

邊叫著「咕伊！」邊拍動翅膀飛走了。被剝碎孩子的骨肉因為被堆置起，所以後來竟能復生。由於發生過這麼一件事，那個地方便叫「咕伊阿那」（kuiana 貓頭鷹之山）；這種禽鳥喜歡吃成熟的蕃石榴，因此在那個時候便容易聽見牠們的聲音。每到夜晚孩子哭鬧不止，父母往往會說「再哭個不停，咕伊要來了！」再愛哭鬧的小孩也會停下來的。

### 癩蛤蟆 fo'kunhe no ak'e ngxca（雷公的青蛙）

從前有一家人，他們一同到田地裡工作。到了太陽升起的時候，父母在田地裡工作，而兩個孩子找到一隻很大的癩蛤蟆。由於他們年紀還小，不知道戲弄大的癩蛤蟆是不好的，就將牠捉來，兩人丟過來、丟過去，結果讓神生氣了，由天上用大鍋子把他們兩個覆蓋住。這個時候他們的父母去打開鍋子，但一碰到鍋子，他們就彈得好遠。接著由天上落下一堆土把兩個孩子蓋住了，只聽見土底下有孩子的哭聲，而天上落下的泥土越來越多，所以再也無法救出那兩個孩子。那堆起的山峰，稱 nia ngxca（原本是天空之意；即原在天上，而落在地上之意。）因此，癩蛤蟆 fo'kunhe no ak'e ngxca（雷公的青蛙）不可玩弄 kematmohi。

### yongo ho congeoha 螃蟹與星星

溪中常見死螃蟹，殼上有細孔，族人認為係星星 congeoha 所射 pnaa no congeoha 或被星星的尿 sifu no congeoha 所殺死。

## engohcu 水鬼 / 溺死鬼

人涉溪偶有溺斃，係水鬼 enhohcu 所致；據傳昔日 engohcu 隨身攜一手杖，用杖打擊水面，則溪水分開，溪底乾燥可以行走。因此族人涉溪時往往求 engohcu 借用其手杖，如此才能安然涉溪。一天，engohcu 散步山田中，遭該田地主人撲殺。不久，暴風雨大作，engohcu 手杖隨同洪流沉沒深淵裡。其後族人溺死於溪水中甚多，且皆沉於該深淵。溺死於下游者，亦會逆流而上，沉入其間。

### （一）神話與文化融攝對照

由神話與文化習俗相互對應的情況，可以了解兩者確實存在著「神話與儀式是一體的兩面」這樣的關係。基辛（R.Keesing）認為：

神話記載世界的前因後果和未有人類以前的自然界之奧妙。人們認為神話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是神聖的。宗教儀式是賦有神聖宗教意義的規範行為經過嚴密組織化的一種表現。（1989）

以下嘗試就鄒族神話與文化習俗的對照、關聯進行分析：

主題	故事梗概	牽涉之習俗行為
<p>na ahoi ta yatatiskova 人類起源</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nivnu 女神 /hamo 天神降臨玉山（或特富野部落）搖動楓樹而人類誕生。（nivnu 創造女神僅特富野大社有此神靈，其他大社均無）</li> <li>2. 天神播植人種於土地，生出人類的祖先。</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人類起源。</li> <li>2. 鄒族祖先起源。</li> <li>3. 生命起源。</li> <li>4. 確認玉山與鄒族的關聯。</li> </ol>
<p>nivnu 創造女神 與 soesoha 毀壞 / 惡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nivnu 創造女神曾經教導 cou 如何造屋、狩獵、釀酒，並能在 cou 死亡行復甦之術，讓人重生。昔日人類可以死亡 5 回，才會真正死去。</li> <li>2. nivnu 在 cou 所居住高山頂的石頭上留下祂如小孩大小的足印，告訴 cou 那些是 cou 生活空間的符號，要 cou 堅守自己的土地。</li> <li>3. nivnu 與 soesoha 行事風格迥異，卻時常同行，後來 nivnu 回到天界，soesoha 變成 txcx 茅草根，祂即使死去也要跟 nivnu 鍾愛的人類作對（燒壟時，挖除茅草根叢是最棘手的工作）。</li> <li>4. soesoha 毀壞之神 / 惡神經常跟隨 nivnu 女神，也常模仿 nivnu 所做的事情，卻總是因為祂不能完整記住 nivnu 施術的程序，所以老是將事情搞壞（如人類以前可以死五回才會真正死去，只要 nivnu 施術就能重生，但是有一回 nivnu 不在，有人死了，soesoha 施術，卻因為施術錯誤而導致該人真正死了，從此人類僅能死一回）。</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cou 早期文化的創造者。</li> <li>2. 黃金歲月的創造者（取獸毛放入鍋中施術即可得美味肉食、昔日 cou 可以死亡 5 回才會真正死去）。</li> <li>3. 確定 cou 領域。</li> <li>4. 創造、毀壞之神 / 惡神。</li> </ol>

<p>na ahoi ta hpxpxngx 空間</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天地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li> <li>2. 大地原是不平坦的，由神靈調整而有現在的山川形勢（西邊經過 nivnu 女神踏過所以是平坦的，而東邊來不及踏平所以是崇山峻嶺）。</li> <li>3. nivnu 在高山石頭上留下足印，宣示族人生活領域。</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說明何以居住此地。</li> <li>2. 確認居住地的範圍。</li> </ol>
<p>na'no xmnx ne noana'o 黃金年代</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昔日粟可以膨脹很大，一粒粟可以讓全家人吃飽。人類懶惰或貪吃，煮了太多，於是粟米無法再膨脹，人必須煮很多粟米才能讓大家吃飽。</li> <li>2. 人因為沒有依照粟米女神的叮嚀，誠心辦理神聖的儀式，憤怒的女神將所有粟米種帶走。人們在門上發現一小把粟米，拿來種植，它們已經無法像以往那樣膨脹。人們必須種植很多才能溫飽。</li> <li>3. 昔日人類想吃獸肉只要呼喚野獸，野獸就會前來，人們只要取少許獸毛，放入鍋中，就能吃到美味的獸肉。後來因為一個貪心的男子，在野獸身上切了一大塊肉，讓野獸憤怒，決心不再靠近人類，所以人類必須到山裡去狩獵，野獸也會對獵人反擊。</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珍惜生活資源。</li> <li>2. 虔誠進行祭祀。</li> </ol>
<p>pnaa na hic 天象</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天以前很低。天有二日，輪番而出，人類無法工作 / 休息 / 人類無法繁衍子嗣 / 酷熱的太陽曬死孩子 / 於是部落派出巫師到高山頂射太陽 / 太陽被射中後失去血，變成現在的月亮。</li> <li>2. 昂星是部落違背儀式禁忌的人變成的。</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解釋天象。</li> <li>2. 說明月亮為何有陰影。</li> <li>3. 警惕族人出門不要逾越祭儀時間。</li> </ol>

<p>mosola etxpx 'e hpxpxngx 洪水</p>	<p>溪中被巨鰻堵住，造成洪水氾濫，人們逃向高山。人與野獸都群聚在高山上。螃蟹向人要求陰毛，同意夾住巨鰻，人類同意了，巨鰻被螃蟹夾住肚臍，忍不住翻轉身體，洪水退去了。</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確認玉山為避難之山。</li> <li>2. 解釋螃蟹身上為何有毛。</li> </ol>
<p>p'eac'a 'e hosa 部落建立</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tapangx 達邦。母狗產子於獵場吉地，於是人以該地為部落。</li> <li>2. nia'ucna 里佳。試種之粟 / 甘藷碩大，土地肥沃，因此以為部落。</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說明部落建立歷史。</li> <li>2. 人與狗的關係</li> </ol>
<p>ahoi si no ton'u 小米起源</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粟米女神賞賜給人類。</li> <li>2. 在地道（洞）遇見只吸湯氣的地下人，他們擁有食物，透過請求 / 或藏在身體某部位（下陰）終於帶回部落。</li> <li>3. 在地道中發現食物種子。</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農事祭儀。</li> <li>2. 空間概念。</li> <li>3. 解釋作物得來不易，應當珍惜。</li> </ol>
<p>ahoi no meesi 祭儀</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pasu mayasvi/choi 祭歌。洪水時期，人在玉山躲避洪水，神在玉山啟示人以敵首獻祭。人類先以狗、再以猴，最後以殘疾孩子（或頑劣孩子）之首級獻祭，至此祭歌始達動聽和諧狀態（已蒙神靈接納）。至此人知道應以人首祭祀天神 hamo 與戰神 iafafeoi。此為祭歌與獵首祭 mayasvi 由來。</li> <li>2. 一父帶男孩赴溪釣魚，父親釣得一條高身鯛魚 'coyu，交給男孩後繼續釣魚；此後有一隻杓子盛滿醇酒 snima 伸至男孩前，男孩欲取酒杓而被帶離地面。父親回來發現男孩失蹤，到處尋找卻毫無線索。數年後男子聚集於男子會所 kuba，忽有圓石、豬首、槍、盾牌、芙蓉樹皮籐條等物件穿破屋頂由天降</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獵首祭儀的起源。</li> <li>2. 神聖祭歌的起源。</li> <li>3. mayasvi 儀式的起源。</li> </ol>

<p>ahoi no meesi 祭儀</p>	<p>下。接著一 na'no yxlxlx 俊秀挺拔青年隨之降下，對眾人說，他就是多年前隨父親釣魚之人，當時天神將他帶至天界 pepe，教他如何進行祭祀，今日天神囑他返回部落教導族人。此即瑪雅士比祭典 mayasvi 之由來。</p> <p>3. ba'e ton'u 粟女神。祂叮嚀人類謹慎從事祭祀，將永保食糧豐足。粟女神居住塔山 hohcxbx，祂性喜安靜，忌吵雜紊亂。粟米成熟時，祂由塔山赴部落粟田，收穫祭時再隨粟赴各家族祭粟倉 emoo no peisia 中的 ketbx（神座）。在祂眼中，松鼠就如山豬，哪一家族捕得較多松鼠，來年粟米必將豐收。</p> <p>4. ak'e mameoi 土地神。山林的野獸都是土地神 ak'e mameoi 豢養的，狩獵前必須虔誠祈求祂的幫助才能獲得獵物。</p>	<p>4. 收穫祭 homeyaya 的起源。</p> <p>5. 播種祭 miapo 時也要祭祀家族所擁有的土地（獵區、漁區等）。</p> <p>6. 祭儀過程的禁忌源頭。</p> <p>7. 重申祭祀各類禁忌。</p>
<p>oazmx 占卜鳥</p>	<p>部落一位擅長狩獵的長者死後，他的身體化成 oazmx 卜鳥。他叮嚀族人必須要聽取卜鳥 oazmx 的叫聲，以判定吉凶。蛇是土地神 ak'e mameoi 的使者，如果牠橫臥路上，行人必須折返，如果繼續前進就會遭遇危險情況。</p>	<p>1. 鳥占由來。</p> <p>2. 重要事項如狩獵、征戰、祭祀必須事先進行占卜，已決定行止。</p>
<p>yane mx'eona 地下人</p>	<p>yane mx'eona 地下人。這些地下人由於沒有肛門，所以飲食僅能吸食湯氣。鄒族有一男子挖山芋，芋頭極大，竟挖至地洞，洞內有人正飲食。地下人邀男子同吃，發現食物美味，男子欲索些許種子帶回地上種植，但地下人僅允男子同吃，不准他帶走。鄒男子偷偷將種子藏於包皮，帶回地上種植，此即今之旱稻。</p>	<p>1. 嘗試說明四方地域與各類人種。</p> <p>2. 說明穀物來源。</p> <p>3. 鄒族想像中四方奇異人種。</p>

<p>mav'ov'o ci yatatiskova 四方空間 與人種</p>	<p><b>kabuyuana</b> 食人族。據傳此種族居於鄒族人所居地之東方，就在 <b>mefucu</b> 居住地方的對岸，有一食人族，稱為 <b>kabuyuana</b>，其人種身材高大，膚色黑；傳曾有一鄒族婦人被逮（亦有說法係嫁至該族），該族人因其有孕在身，故並未立即殺她。產下孩子後，她處處小心，因此到了孩子已經走路，仍安然無事。有一天家中長者囑她到田地挖些地瓜，她雖然感到不妥，卻不敢違背。回來時，家人對她說：我們已經吃了。你的那一份在竹框裡。她過去一看，原來就是她自己的孩子。隨後她就趁機逃，族人才知這個族群有吃人的習俗。</p> <p><b>sayucu</b> 矮人 族。<b>sayucu</b> 又稱 <b>mefucu</b> 裝袋人（這種人喜歡抓人，尤其是小孩、女性。曾有部落女子採楓樹嫩葉時，有一個 <b>mefucu</b> 在樹底下等候想抓她，後來爬下樹後，這位勇敢的女子靠著速度逃脫，回到部落）。據說此種人身體矮小，可以攀爬 <b>ecngi</b> 樹豆，善於躲藏、偷竊，也有奇怪的法術。大家分配物品，原本數量足夠，但是到最後卻有人沒分到，相信就是 <b>sayucu</b> 矮人偷走了。部落族人常在夜間孩子不同哭鬧時斥罵：再哭鬧就將你 / 妳放在外面讓 <b>mefucu</b> 抓你 / 妳走！一聽到這種話，孩童立即停止哭鬧。</p> <p><b>meoi no yatatiskova</b> 巨人。有一個小孩生下來後身體一直長不大，母親擔心他長不大，想起闔豬可以讓豬長大，便使用闔割術，讓這個孩子就快速成長，成為巨人。後來家裡的房間無法居住，他就</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對於個別異人的傳述。</li> <li>2. 對於塔山附近存在巨大洞穴的說明（據說巨人曾經居住該地）。</li> <li>3. 說明虎頭蜂刺的來源。</li> </ol>
---	--	---

<p>mav'ov'o ci yatatiskova 四方空間 與人種</p>	<p>移住到一處巨大的洞穴（據說在今天來吉附近的千人洞）。巨人想捕捉野獸，只要站立在山林間，以手揮拍山林，即可獲得野獸。母親每日會送餐給他。有一日他不知什麼原因，竟殺死前來送餐的母親（據說他怨恨母親小時候鬧他，讓他長成巨人，無法在部落生活）。據說後來他年老生病時，一群熊來襲擊他，巨人遭殺害。</p> <p>beoku 巨根人。他的陽具於行走時需裝入網袋，上山打獵回來，如果他只有一隻網袋在身上，那就表示他沒有獵獲，有兩隻網袋就是他有獵獲。有一天打獵途中，同伴突然謊稱 si hangx 敵人來了！他不及收攏陽具放入網袋，跟著大家往下逃跑，拖行著巨大又長的陽具經過荊棘林。等回到家請家人協助去除棘刺，眾人在兩側，妻子在頂端處取刺。完成之後，他釀酒宴請幫忙取刺的親友。那些棘刺飛出去之後成為虎頭蜂的刺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對於個別異人的傳述。</li> <li>2. 對於塔山附近存在巨大洞穴的說明（據說巨人曾經居住該地）。</li> <li>3. 說明虎頭蜂刺的來源。</li> </ol>
<p>yoni no hicu 歸宿之地 / 神靈之地</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塔山是眾神居住之地。粟女神亦居此地。</li> <li>2. 人類亡魂歸去之地。該山有巨大門戶，人死亡後方能看見。</li> <li>3. 其地有已死去之祖先靈魂住在那裏。</li> <li>4. 其地狩獵見蛇其實是山豬（或鹿），見山豬（或鹿）其實是蛇。</li> <li>5. 部落曾有病死者因情人思念甚殷，故其魂返部落帶其入塔山。一段時間後，女生一子，夫妻偕塔山親友同歸部落，親人未見丈夫，但見酒筒移動，見子欲抱，孩子變成樹根。一起飲</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神聖之地。</li> <li>2. 禁忌之地。</li> <li>3. 說明祖靈居地與人間部落的差異（時間、食物、形體等）。</li> </ol>

<p>yoni no hicu 歸宿之地 / 神靈之地</p>	<p>宴，但見杯盤移動，未見塔山親人。將返塔山時，女告部落親友，塔山懸崖張掛上衣 yxss no mi'iyei，表示其陽壽已盡，靈魂已經進入塔山。</p> <p>6. 曾有因祭祀中無意間冒犯粟女神的男子，其魂遭神靈帶到塔山，男子即呈昏死狀態。眾神靈進食時，有欲邀其同食，粟女神止之，言食物不同，彼將返回部落，若食之則男子的靈魂將無法返回大社家中（復甦）。</p>	
<p>文化創造</p>	<p>1. 土地領域、釀酒、造屋等均是 nivnu 女神教導的。</p> <p>2. 歌謠。據說一般的歌謠是在瀑布旁獲得啟發而創作而得，因此歌聲如風吹過松樹、竹林或蜜蜂之聲。mayasvi 祭儀的神聖祭歌是洪水時期在玉山受到啟示而創作的。</p> <p>3. mayasvi 祭儀舞踊。舞姿是迎接神靈的樣子。眾人成圓形舞隊，逆時鐘方向移動，是由 yono 神樹迎領著神靈進入 kuba 會所。hamo 天神只會停駐植有 fitex 金草木檳蘭的地方。天神的隨扈神靈有 iafafeoi 戰神、posonfihi 司命神。</p> <p>4. 家族形成。類圖騰家族如 phozana（鮑魚）氏族（今已不存）、poiconx（颱風家族，浦家）。</p> <p>5. 依據居地如 yata'uyongana（原居'uyongana 者）氏族（高家）。</p> <p>6. 依據職務如 peongsi（大社領袖，取蜜蜂王 peongsi 之意，或樹根 peongu 之意）。</p>	<p>1. 各類文化、制度、觀念內涵產生之說明。</p> <p>2. 說明舞蹈、歌謠（含祭歌）起源。</p> <p>3. 家族起源。</p> <p>4. 缺齒起源。</p>

文化創造	7. tui'oha'o hisi 鑿齒。部落昔有殺人者，逃離部落，眾人以其終將返回，共議鑿齒以為區別。又有說法是，昔日有人疾病，難以由口施藥，乃鑿其齒以入藥。	
------	--	--

(依浦忠成 2000 修正)

## (二) 神靈的分類與信仰的安頓

阿里山鄒族神靈系統表

神名	居住地方	祭祀名稱	特徵或靈物	口傳文學的關聯	職能
1. 創造女神 nivnu	天界	無	巨人、女性、善神	調整天、造人、文化創造	宇宙創造者、特富野部落主神（僅特富野有此神）
2. 天神 hamo	天界	敵首祭 團結祭	人形、巨眼、衣熊皮或紅衣、全身發光、居處遍生金草、靈物為熊	造人	世界主宰者與管理者、諸神支配者
3. 司命神 posonfihi	天界	無（陪祭天神）	性別不明、天神扈從	無	決定人類命數
4. 戰神 iafafeoi	敵首籠與天界	無（陪祭天神）	男神	無	戰士守護神

5. 土地神 ak'e mameoi	各處土地 (有地名即 有此神分 身)	狩獵權 收穫祭時獻 祭此神	男神、靈物 為山貓及蛇	無	保命神(供 給糧食)、 保境神(驅 逐惡勢力或 疾病)
6. 河伯 ak'e c'oeha	各處溪流河 川	收穫祭時獻 祭此神	男神	無	保護涉水者
7. 粟女神 ba'e ton'u	塔山、祭粟 倉、粟田	播種祭、除 草祭、收穫 祭	女神	粟起源	提供粟米、 管理粟作
8. 稻神 ba'e pai	不詳 <sup>13</sup>	收穫祭	女神	無	提供稻米、 管理稻作
9. 獵神 hicu no emoeyik- ikiyeingi	獸骨架 tvofsuya	收穫祭中的 獵祭獻祭此 神,平時有 獵獲亦祭祀 此神	男神	無	引致各類野 獸、禱求之 可多獲獵物
10. 社神 hicu no pa'momxtx	社口靈樹 (茄冬樹或 赤榕)	道路祭、平 時經過此地 亦予以獻祭	不詳	無	阻止疾病及 來犯敵人
11. 家神 hicu no emoo	宗家	收穫祭	祭粟倉及獸 骨架為其象 徵物 <sup>14</sup>	無	使人免受疾 疫及火災
12. 瘟神 yata voecvex	暗黑之處	藉由天神驅 逐	不詳	無	使人得瘟疫
13. 痘神 hicu no koah'oh'o	西方	藉由天神驅 逐	不詳	與漢族接 觸後方有 此神	使人得天花

<sup>13</sup> 為稻穀的司理神,其職能與粟女神相似,惟其神聖性遠遜粟女神,相關祭儀亦甚簡略。

<sup>14</sup> 或謂家神與粟神為同神異名。

14. 凶煞 taliuliu	西方	藉由天神驅逐	不詳	與漢族接觸後方有此神	使人得災厄
15. 水靈 engohcu	深淵及急流處	藉由天神驅逐	不詳	engohcu 遭人殺害	使人溺死
16. 雷神 ak'e ngxca	天上	不予冒犯 (癩蛤蟆)	不詳	壓死玩弄癩蛤蟆的孩子	打雷
17. 風神 hicu no poepe	不詳	無	不詳	家族圖騰 (poiconx)	司理暴風的吹動
18. 生育精靈 vaisi	附著於胎兒	無	不詳	無	助婦人生產與區別性別
19. 山崩精靈 tancahae <sup>15</sup>	不詳	無	不詳	無	使山崩

(依浦忠成 2000 修正)

阿里山鄒族部落的神靈系統逐漸成形：創造女神 nivnu、天神 hamo、司命神 posonfihi、軍神（或戰神）iafafeoi、土地神 ak'e mameoi、河伯 ak'e ts'oeha、粟女神 ba'e ton'u、稻神 ba'e pai、獵神 hixu no emoekiekiengi、社神 hicu no pa'mommtx、家神 hicu no emoo、瘟神 yata voecvex、痘神 hicu no koah'oh'o、凶煞 taliuliu、水靈 engohcu 等；在部落成員所居住與活動的地域（自然界與超自然界），造成庇祐賜福或給予人類生命威脅的效能。鄒族的神靈有善神 xmnx ci hicu 及惡神 kuici ci hicu 的分別；惡神如瘟神 yata

<sup>15</sup> 鄒族人對於此神靈的觀念與形象不詳，只知其主崩塌地與土石滾落功能。

voecvax（其意為「居住於黑暗者」，即幽冥之鬼）、痘神 hicu no koah'oh'o 及凶煞 taliuliu（或謂為火神，係由西方漢族住地侵入的神靈，為害最烈，族人對其最為恐懼）、水靈 engohcu（在深淵急流處使人溺死的神靈）；善神則區別為上神與下神兩大系統，神格地位高下以其司理對象的大小輕重為準，即人生價值大者，其地位亦高。上神司理生命的本質與其發展，也掌握生命與奪之權；下神為司理生命的存立與發展所需的營養與環境，因此上神的地位較下神為高，其居處亦有分別。上神居於上界 yone pepe（此與自然的天 engxca 有別），下神居於下界 emxeona（與自然的土地 ceoa 不同）。創造女神 nivnu 或天神 hamo 為地位最高的神靈，其他一切上神及土地神 ak'e mameoi（年老的祖父或神靈之意）皆受命於此；而土地神以外的下界之神，皆須受命於土地神。最高的主神只照臨世界，並指揮諸神，並不親自處理人間的事務。司命神執掌生命的賦予，在嬰兒誕生時降臨，在嬰兒頭上注水，以決定其一生的命數 noasvxta；軍神執掌生命的奪取，當征戰殺敵之際降臨，勝負均取決於此神，如無此神幫助，戰士射出的箭刺入敵人胸膛，則無法擊斃敵人。土地神兼具保命、保境的職能，因此可以保障糧食資源的不虞匱乏，也防止不利於生命的惡神與疾疫侵入，其靈物為蛇 fkoi 與山貓 kuhku。粟女神的職掌係以成熟的粟米交付人類（粟作的生長靠土地神）；獵神幫助獵人獲取獵物（山林中野獸的生長繁殖，由土地公掌理）；河伯能保障漁獲，也能防止外族的侵占，保護涉水者免受水靈的加害。社神的居處在部落口所植赤榕或茄苳樹 sxvex，能阻止疾病與超自然的外力侵入部

落。神靈的存在與系統的確立，造成部落祭祀行為與相關儀式的逐步成形，衛惠林等（1951）等認為：

曹族諸神之司理範圍雖已相當分化，然其主要祭儀則大都包含於農業祭儀中，只成為若干分開之儀節。農業祭儀之中心動機固為粟之耕作，還有許多與粟作無關之動機與之相結合，恰如彼等相信祈求豐稔之祭儀內可以包含實現其他祈求之神力，或出現與粟作無關之動機之儀節，亦含有足以促進粟作之效果之要素。如在其農業祭儀中，同時可發現祈求個人健康與社會康寧之儀節；敵首祭、獵神祭之與粟作祭儀相結合；其意義均為此，收穫祭後連續舉行幼兒周年禮與成年禮，可見其在無精密曆法之社會中，具有年終或新年祭儀之功能。與農業祭儀完全不相連接之臨時性祭儀，有戰爭後之敵首祭，狩獵後之獵神祭及建築祭。

瓦辛格爾（H.Vaihinger）認為神話有其自身內部的發展規律。開始是由萬物有靈論的觀念而引起的神話，隨即神話就伴隨著祭禮進入宗教，而隨著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宗教教義又降低為一種假設，它由於經不住時間的考驗，又重複歸於神話；同時他認為神話可以作為宗教、詩、藝術和科學的共同母親。（朱狄引文1987）王孝廉（1987）亦言：「民族信仰的產生，並不是從理性的自覺而形成的，是依各民族累積長時間的經驗與傳統而形成的共同觀念，把這種共同觀念落實在現實生活之中，就是民間宗教

或民俗節日的儀禮，但這種儀禮不是自外來宗教的傳入，而來自民族生活為基礎的自然宗教信仰，如由於對山水木石等自然物的崇敬而形成的自然信仰，對日月星辰及風雨雷電等天然現象而引起畏敬和崇拜，由此而將天然現象加以神格化而形成精靈信仰，對於始祖神的崇拜畏敬以及對死靈的恐懼而產生的祖靈信仰，對死後的不安與對來生的憧憬而產生的天堂或幽冥世界信仰，由狩獵、農耕、航海而產生的獵神、農神及航海神的信仰。這些民族信仰並不是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或科學技術的進步而消失，相反的是不分過去現在以至未來，長期地像化石一樣與科學文明及理性思維，並存於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思想之中。」鄒族針對生活所及的領域，與其心思足以追溯的古遠年代，由於特殊的宗教體驗而塑造分布於其生存多維空間裡的神靈系統，時空交錯中可以追溯古遠而暗晦的歷史印象，也能夠將空間領域的鋪排方式予以立體化，人世與天界、幽冥界並存，人類可以藉著各種儀式行為親近取悅或規避防阻神靈，以求得豐收、健康、勝利或遠離災厄。

### （三）土地的命名與認知

對於鄒族部落而言，除射日神話提及太陽及月亮在東西方升落外，確實並未具體強調此一方向的神話角色與功能，惟觀其神話中人類起源之地及躲避洪水的玉山，適在部落東方；而有關粟米女神神話及鄒族傳統觀念中死後前往的地方，即在西方的塔山（若以特富野部落而言，該處稍偏西北，若由鄒族傳統居住地域

以觀，則該山適與玉山成為東、西的座標；惟鄒族觀念的東方及西方殆係廣幅而非微幅意義的方向）。東方日升之地與人類生命起源地以及得以使人逃避洪水災難的玉山，與西方屬於人類生命終絕後的歸宿、天花或痘疫惡靈 *hicu no koa h'oh'o* 及凶煞或火神 *taliuliu* 的住地，以及漢人 *puutu* 的居地以論，則其間對立的意涵，已然呼之欲出。王嵩山（1996）曾說：

我們可以發現出鄒人對於禁忌期、男子、東方、正門、獸骨架、武器會所、生命對立於日常，以及女子、西方、側或後門、豬舍、農具、家屋（祭粟倉）、死亡這兩個大分類範疇，分立但又互補的運作；藉由這兩大分類範疇的運作，而在緊密整合、對中心有強烈認同的結構中，達到社會分化的功能，成為鄒人社會的特性。而會所正是這種具備整合與衝突一體兩面之本體（*reality*）的表現（*appearance*）。

此段有關鄒族生活習俗的具體觀念，可與前段口傳文學的表述內容相應，王嵩山更進一步提及：「我們常常將神話與歷史及時間勾連起來，卻忽略了神話體現在空間上的意涵。以北鄒（即阿里山鄒）來說，其神話中的玉山，無疑是重要的一個據點，人類以此延伸到『世界各地去』」（1996）；基於此一思考，則鄒族固然能建構一幅能自我銓解並超越時空和生死的領域，特富野部落的口傳文學系統亦能鋪排出其成員在人間 *tiskova* 與冥界 *voecvcx* 的活動範疇。

鄒族部落的成員對於其生活領域諸多自然環境的觀察，亦井然有序的呈現於其對各處地理位置的命名，譬如：

lalauya 楓樹之地 (lauya 楓樹，今阿里山鄉樂野村)

lauyana 楓樹之地 (lauya 楓樹)

sxvexana 茄苳樹之地 (sxvex 茄苳樹)

feofeongsx feongsx (樹名) 之地 (在特富野部落東方約一公里處)

uungo 多蕈菇之地 (ungo 蕈類)

eemcu 多蔓藤之地 (emcu 蔓藤)

pcopcoknx 麻竹林 (pcoknx 麻竹)

c'oc'osx 樟樹之地 (c'osx 樟樹)

cmxcmxyo cmxyo 樹之地

fnafnau fnau 樹之地

kaceoana 鵝卵石之地 (kaceo 鵝卵石之意)

pasana 箭竹之地 (pasx 箭竹之意；位特富野部落北方之小社)

pngiana 杵木之地 (pngiei 木杵之意；位特富野東南約七公里)

tuetu 野枇杷之地 (etuu 野枇杷之意)

fkufkuo 木槿樹之地 (fkuo 木槿樹之意)

psoseongana 取松樹之地 (seongu 松樹之意；今阿里山森林遊樂園區)

seoseongx 松樹之地

lilingki 泥濘之地 (lingki 泥濘)

tualingka 泥濘之地

tmasuhngu 崩滑之地 (tmausuhcu 逐漸崩滑；特富野部落東北方一公里)

kakaemutu 多栓皮櫟之地 (kaemutu 栓皮櫟樹；特富野部落東南方約三公里)

hiyouana 彩虹之地 (hiyoyu 彩虹之意；特富野東南方三公里處)

smismiana smismi (杜英) 樹之地

lalaksu 杜鵑之地 (laksu 杜鵑之意；位特富野東北方二公里處)

cuana 湖之地 (cuu 湖之意；特富野部落北方一公里處，此地曾有湖)

而有關於部落成員與土地自然的具體接觸經驗，在時間的長河中建構的歷史人文圖譜，亦隨其足跡所達之處，逐漸展布，如：

yamahtxecx 堅強之地 (位特富野部落東南約四公里，此地有栓皮櫟樹，族人相信其樹靈威力甚強，即使塔山 hohcubx 的神靈亦無法制服，故名。昔時近傍晚時分，常見自塔山方向有暗紅色雲霧，朝東南方飄移，似亦有自此地向塔山飄移之暗灰色雲霧，特富野部落耆老言係二地神靈爭戰，暗紅色雲霧會逐漸消散，人說係此地之神獲勝。mahtxecx 堅強)

toteonxta 磨刀石之地 (teonxta 磨刀石)

nia kuba 舊會所之地 (位特富野部落東南約五公里，該地應為toskx 氏族逐漸加入特富野部落所經之地，惟確切地點已經無法尋得。nia 原本；kuba 會所)

sosmoyoa 恐懼之地 (smoyoa 懼怕)

toefafeihngi 追擊之地 (位特富野部落對面的山脊陵，相傳為 imucu 部落人為特富野部落戰士追擊並殺戮之地。toekameosu 逃跑)

hahangx 多敵人之地 (傳為昔日入侵之敵喜埋伏之地；hangx 敵人)

zocni huyu 單一獸跡之地 (由於地勢緣故，野獸行經該地時，原本分散的獸跡集中一處，獵人最喜於此處置放套索與陷具。zocini 單一；huyu 獸跡。)

yo'ova no hangx 敵人汲水池 (yo'ova 池；hangx 敵人；此地位玉山西南方，傳此處水源或水池曾遭敵人行詛咒巫術 topeohi，因此該處之水有毒，若要飲用，需先將腰刀 poyave no sxngcx 插入水中，藉此巫術作為其毒方能消除。)

sxa'fxnx no sunguana 多鹿角之鞍部 (表示此地山鹿甚多。sxa'fxnx 鞍部；sungu 角)

toicungsu 門口之地 (位特富野部落東方三公里，意為特富野部落的門戶 tsungsu。)

tampuyana 凶鳥之地 (tampuyangx 為鄒族相傳一種凶怪鳥類，曾有一男子捕獲此種鳥，後雖放走，仍導致家族災凶的結局。)

mamespingana 少女之地 (mamespingi 少女 (或年輕婦女)，昔日特富野部落曾有豆花之祭儀 mee fo'ona，由於一少女在儀式中受辱，悲憤之餘，偕同其他姊妹於此地投崖自盡，人追念其事，遂以名之，並取消該儀式。<sup>16</sup>)

kupicana 蝙蝠之地 (kupica 蝙蝠)

nghovana 猴之地 (nghou 猴；位特富野東方約二公里，相傳該地曾有人家遭眾多猴子侵襲，並食其人，後有一男子釀酒，置放家中，群猴再來，飲酒後皆醉倒，該男子遂逐一殺死猴子。)

kexpana 網袋之地 (kexpx 網袋；位達邦部落北邊數百公尺，傳昔日曾有敵人欲偷襲達邦部落，衝入部落前將所掛網袋放置此地，以求輕便，此時恰為在此地上頭的瞭望地 p'oocva 觀望的特富野部落人察覺，乃高聲傳呼，示意達邦部落警戒，由於事機敗露，來犯之敵不暇取回留置此地的網袋，此地因以名之。)

puau 野鳩之地 (曾有敵偷襲特富野部落東方小社 aeyao，殺戮並盡取其人頭，後特富野部落戰士奮力追擊，於長溪 tacvoihi ci va'xhx 追上並擊殺之；當時一裨將 maotano 因追殺一名逃走的敵人，未及時歸隊，同隊戰士疑其已戰死，歸社路途嘗試呼嘯 paebai 以呼喚之，前數聲未有回應，俟走至山勢已朝部落之時，眾人試作最後的呼喚，竟傳來微弱似遠方鳩鳥的聲音，眾人方知裨將並未

<sup>16</sup>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於 1993 年由鄉長湯保富倡議恢復 meefo'na 儀式，並定名為「生命豆祭」，據鄉長多次談及，鄒族人口日減，未如其他族群不斷增加，未來前景堪慮，因此取鄒族常撒種於路旁、崩塌地的肉豆 (fo'na) 其豐多豆實與堅韌生命力，象徵鄒族人口增多，生命力提升。惟活動開始籌畫辦理階段，鄉公所提出的構想是儀式活動開始，由幾位女性青年護送巨大太陽具造型入場，此消息揭露，立即遭到相關婦女權益團體批評為父權陽具沙文再現，認為公部門不宜辦理這種活動。後來鄉公所順應輿論，刪除原先規劃的入場儀式，整個活動以鄒族傳統婚俗為活動主軸，並夾雜鄒族歌舞表演節目。這項活動已經成為阿里山鄉公所每年定期辦理的集團結婚活動，並受到阿里山風景管理處經費補助。meefo'na 是特富野大社由 niahosa 擔任領導家族時期在春季播種祭時舉行的祈求豐穫的儀式行為，原始動機跟現在的活動目的有根本上的差異。這個儀式在發生了參與儀式的少女感到受辱，而偕同其姊妹投崖自盡後，就遭廢棄，迄今當有數百年。五位姊妹投崖處在達邦大社往 taptuana 小社路途曾文溪谷懸崖 (稱 mamespingana 少女崖)。此史料收於衛惠林、余錦泉、林恆立等人纂修的《臺灣通志稿·同胃志·曹族篇》(1951)。

戰死，乃在路上等候。此地因以名之。)

veiyō 土蜂之地 (veiyō 土蜂，此地原為伊姆諸部落領地，後由特富野部落奪去；該地曾有極大的土蜂，據云其工蜂飛至特富野東方的杜鵑山 lalaksu，活動範圍極廣，該地因以名之。)(參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7)

在鄒族的觀念中，大地 hpxpxngx 上有山川，其基礎扁平如板，地下有與天 engxca 相同的太虛稱 mu'eona，日月出沒處就在大地的邊際 puisona no hpxpxngx；山谷為天地創造時代所造成，其後復由大洪水 etxpx 的沖刷乃更加高深。安平 c'ahamx 之外有海 etxpx (與洪水使用同一詞彙)，惟不知其他地方亦濱臨海洋，亦不知所有溪流均注入於海。近代鄒族所概略知曉的範疇：東方及於花蓮台東間的縱谷平野，未超過海岸山脈；北方知曉日月潭以及其北方的濁水溪谷，並達於霧社；南方以望大武山為止，均不達於海岸。地震 motoevi 為神所為，惟不知該神之名，地表為該神的革衣 kuhcu，神拂去革衣上塵埃時，則大地震動；又有形狀若黃牛 uachumu (水中鹿之意) 的神獸，居於地中，神獸搖動軀體時，大地亦會震動。山崩 exskx 為神靈 tanchae 營構其屋或開墾山田時所導致。

阿里山鄒族傳統部落教育制度如 kuba (男子會所) 的教育訓練模式，11 或 12 歲的男童，會進入 kuba，接受狩獵、征戰、製造與使用武器及漁獵器具技能、聽講氏族歷史、部落戰爭與狩獵冒險的故事；mayasvi (瑪雅士比祭典) 中所進行的 tu?e (歷史誦)，基本內容是部落男子敘述其在征戰、狩獵、巡遊時走過的地方以

及獵績、戰功、勳績等事蹟。tu'e 以 *sima mausikinga* 之詞開始，用節奏性而精鍊的詞句，將部落征戰、狩獵、巡行、探險等事蹟與到達的地名組合，由擅於記誦的長者領頭唸出一句，再由與祭眾人覆誦一句，逐次完成，結束時再以 *sima mausikinga* 收尾，藉此複誦知曉歷代祖先艱辛奮鬥歷史、激勵族人傳承。每當儀式進入 tu'e 的程序，參與眾人一同蹲踞、俯首，以渾厚低沉的聲音整齊複誦，頌揚祖先的步履、武勇，每個人都深切體認：群體大我延續至今不是尋常事情，爾今爾後如何繼續族群生命，每個人都有責任。這是一種極為嚴肅、虔誠的史地知識傳遞與意志的凝聚。只要走上 *kuba* 參與一回的儀式，那種無可言喻的深刻體驗，終生難忘。

#### （四）典型 / 非典型的塑造

部落內部流傳的口傳文學，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不斷被講述，或者在男子會所中，或者在家族的聚會裡，甚或田野的勞動和狩獵的旅次，長者擔任故事的講授者與詮釋者，部落的成員分別聽取本身應該熟悉的部分；神話和傳說是部落歷史文化的雜揉機體，屬於成年男子知識的基礎，銓解部落對於時間空間形成的概念，建構部落價值與觀念的準衡，在一些膾炙人口的口傳故事中，特富野部落的成員同樣能沉澱出一些足以陶養修鍊的德性與氣質。譬如曾經率領特富野部落男子與伊姆諸交戰並南襲達庫布雅努 *takupuyanx* 的 *yaipuku* 與渾名 *meyaesi*（巨食漢或甚麼都能吃的人）的 *yapasuyongx muknana*，前者表現的謀略 *maoto/tohxngx*，後者表

現的剽悍勇武 *xtex* 的特質，均曾為部落成員所津津樂道。*aeyao* 追擊事件中裨將 *voe toskx* 表現的忍耐 *buveici* 的精神，在故事敘述中，常成為勉勵青年們的良好品格，而當時婦女們表現冷靜而有智慧的預備工作，使男子們能在完備的準備中出擊，其分工所做出的表現確實是可圈可點的。在迎擊來襲清軍的謀略戰中，婦女們和男子們的團結 *tmuteuyunu* 合作，忍辱負重 *na'no buveici* 與智謀 *mauto'tohxngx*，使部落免於滅亡。這些不同的口傳文學敘述內涵在不斷傳遞中，逐漸形塑部落成員的性情與品格，因此部落間呈現的差異由是而突顯，部落中受到眾人喜愛的是以下的性情與品格：

忍耐 *buveici*

勤勞 *bitotonx*

意志堅定 *atxkca na to'tohxngx*

沉穩禮節 *luaen'nva*

慎言 *bumemeyalx hola ya'ei*

慷慨 *na'no meyalx*

勇敢 *'xtex*

有智謀 *mauto'tohxngx*

性情溫和 *na'no ma'cocacini*

謙虛敬畏 *einu*

有愛心 *himcocoveoi*

節儉 *na'no tiakak'ingi*

而受到輕視的性情與態度為：

不能忍耐 'oa buveici

懶惰 lue'amamza

懦弱 lua ngohexngx / masmojo / lua peteozu

輕浮無禮 no'no oa luaen'nva

驕傲 bitano

暴躁 pak'i/masx'no

多言 loyoe'e /na'no yusvi

嫌惡別人 lua himkuzo

喜嘲諷別人 lua potfxngx

吝嗇 kiala

喜偷竊 e'oyu

說謊 meknuyu

行事不光明磊落 kaebu aasoe

浪費 oa tiakak'ingi (浦忠成 2000)

在鄒族部落成員生存的領域中，經由過去漫長歲月的經驗與體悟，藉著各氏族情感、理性思維及真實生活的融攝與凝煉，構建雜糅著精神與物質層面的多維向度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所有與人 cou 有關的有生物與無生物，均被賦予一定的功能，擺在一定的位罝，其質性與價值不一定藉由客觀的鑑定與辨識過程獲致，卻是在實際生活的紮實體驗中，受到主觀的詮釋和運用。在諸多的人事與自然現象的融會交錯中，外觀似是紛雜，卻有非常合理的存在架構與互動模式。

#### 四、結語：鄒族神話樹的形貌

在尚未完全脫離神話的現代部落，還存在著一些相傳久遠的儀式行為或觀念禁忌，以及有關它們之間彼此融攝或牽涉或連結的詮釋性說法，這種說法通常會在部落耆老或智者講述口碑故事中以補述或註釋的形式呈現。昔日在部落中，神話的存在與表現方式與依賴文字文獻的民族大相逕庭，神話以巨大的樹的形象由大地而向蒼穹伸展出巨幹與枝葉，樹身纏繞的藤蔓或附生的植物，都可視為文化習俗與神話的交融纏繞。對於神話樹形象的擴張是由於站在神話的角度開啟視野，由文化的角度觀看，形象的大小可能逆轉；從另一種視野焦點鳥瞰，神話與習俗、禁忌、觀念、信仰、藝術等均可成為民族文化園地中的一棵樹，儘管已經不見相互依倚纏繞的親密，但是在園林中彼此倚靠的關係仍然存在。

李維－斯特勞斯（1989）說：

神話和儀式遠非像人們常常說的那樣是人類背離現實的『虛構機能』的產物。它們的主要價值，就在於把那些曾經恰恰適用於某一類型的發現的殘留下來的觀察與反省的方式，一直保存到今日：自然從用感覺性詞與對感覺世界進行思辨性的組織和利用開始，就認可了那些發現。這種具體性的科學，按其本質，必然被限制在那類與注定要由精確的自然科學達到的那些結果不同的結果，但他並不因此就使其科學性減色，因而也並不使其

結果的真實性減色。在百萬年之前，他們就被證實，並將永遠作為我們文明的基礎。

由這樣的角度觀察神話在缺乏文字系統的社會文化，其運轉或實踐的機能就緊緊扣住群體最深刻而基礎的部分，因此其觸角可以在時間的追溯中尋得其蹤影，在空間的探索裡亦處處能攬取其存在的本質；於是神話的延續、歌謠的吟誦、神聖儀式的遂行、習俗觀念的執著等，在在顯示神話作為文化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成與發展，乃至成為模鑄民族烙印的主要機能上，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與價值。

鄒族的神話樹生長的空間 / 土壤是綿長的時間歷程與廣闊無邊的宇宙天地。深扎入地的根系是鄒族大社五大家族及其歷史發展脈絡、各家族匯集到一大社的歷程，加上以 kuba 會所、yono 聖樹、fiteu 木柵金草、yoyasva 儀式廣場為核心的 mayasvi 祭儀，hamo 天神及其隨扈神靈 iafafeoi 戰神、posonfihi 司命神在迎神、團結祭、史誦階段停駐會所期間進行的神聖儀式，及其相關的神聖敘事 / 口碑 / 程序等。部落族人演述、實踐這些敘事與儀式之際，身體與心靈恆常處在高度慎謹恭敬的狀態，言語、吟唱、軀體移動皆緩慢而節制，整體動作整齊，忌諱脫序失言。這裡的敘事與吟唱，很多是源自古昔的文言詞語，與現在的話語已然不同，印證鄒族自古以來始終堅守文化傳統的久遠。這是鄒族核心成員必備的知識與實踐能力。

樹體軀幹是大社全體家族，包括氏族的发展歷程敘事如遷徙、

結盟、征戰、遠行、收穫、狩獵等。家族內部的 *emo no peisia* 祭倉以及 *ba'e ton'u* 小米女神、*ak'e mameoi* 土地神、*ak'e tutun'ava* 社神、*hicu no emo* 家神等保護土地、庇佑身體生命、幫助耕作漁獵收穫等神靈及其整體敘事為核心，形成與部落族人現實生活緊密關聯的實踐模式。這是鄒族各個家族成員必具的知能與技術。

伸展而成傘形的巨樹枝脈，是由不同亞氏族、*lenohi'u* 小社組成而次於大社氏族的整體敘事，以 *hxfx* 獸骨架、狩獵隊祝禱土地神賜予豐獵多魚之儀式為基礎，輔以部落族人具體的生產行為。這是鄒族人參與不同群體、組織時必具的知能。

每一片葉子就是族人的所有行事與故事，燦爛、凋落時間有別，都會飛散後落地，成為土地的滋養。花果是英傑秀逸的人才，譬如 *ak'e yam'um'a*（汪）長毛祖父、征帥 *yaipuku*（汪）與外號巨食漢的 *voe mxknana* 及 *voe yaisikana*（石）等人為捍衛族群而英勇迎戰。也有具備智慧智謀而讓群體轉危為安者，如大社部落男女一同面對來襲的辮子軍。

這棵樹的具象可以隱喻每到 *mayasvi* 時成為 *hamo* 天神及其隨扈神靈上下的 *yono* 雀榕 / 聖樹。它是連結地上與天界的無形橋梁，*peongsi* 大社領袖率眾獻祭小豬，並行 *paebai* 呼嘯之後，與祭男丁數名即攀爬樹身，砍除聖樹樹枝，僅留指向會所、*peongsi*（汪）及 *yaisikana*（石）家的枝葉，以昭示會所及兩家族對大社的功勳。雀榕旺盛的生命及叢生的果實，喻示族人對於族群生命延續與繁盛的期待。

## 引用文獻

-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對審美發生問題的思考》（1987），北京：三聯書店。
- 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台北：常民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李維斯陀。《野性的思維》（1989），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李維斯陀（周昌忠譯）。《神話學：裸人》（2000），台北市：時報文化有限公司。
- 栗原圭介（高橋宣治譯）。〈原始漢民族及其神話世的世界觀——論上帝神與古代漢民族之間的親族關係〉收王孝廉主編《神與神話》（1988），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砲、病菌與鋼鐵》（1998），台北市：時報文化。
- 楊義。《中國敘事學》（1998），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
-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1995）台北縣：稻鄉出版社。
- 浦忠成《台灣鄒族風土神話》，（1992）台北；臺原出版設。
- \_\_\_\_\_《庫巴之火》，（1997）台中市：晨星出版社。
- \_\_\_\_\_《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台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2000）台北市：里仁書局。
- \_\_\_\_\_《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2009）台北市：里仁書局。

- 浦忠勇《台灣鄒族民間歌謠》，（1993）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台灣鄒族的生活智慧》，（1997）台北：常民文化。
- 董同龢《鄒語研究》，（1963）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台灣省通志稿，同胄志，曹族篇》，（1951）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聶甫斯基（李福清、白嗣宏、浦忠成譯）《台灣鄒族語典》，（1993）台北市：臺原出版社。